

拓展了我對《台北人》與《孽子》之間情節架構的全新視角。讀《孽子》之初，小說中「黑暗王國」的描述讓我想起《台北人》的〈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〉，相同的活動場景--台北新公園，似曾相識的人物描寫(當然，《孽子》中的描繪是更精緻更細密的)，無怪，兩本書被視為「血緣相近」<sup>2</sup>的作品。如今，在此論文的引導下，更讓我豁然發現，「黑暗王國」此一重要之連結樞紐，無疑是銜接了二本小說的人物，從大陸至台北，至下一代台北少年的情慾流動、家國想像及父子關係。由於《台北人》的主人翁始終不能忘情於自我在大陸時期所經歷過的青春年少，所謂的「台北人」，便不得不成為流離於不同時空的放逐者，所造成的，乃是對台北與大陸的雙重否定。也因此，無論是「台北」，抑是台北「人」，都要不斷地於「在場」處宣告「缺席」。反倒是身為《台北人》下一代的《孽子》，藉由少年們特殊的身家譜系、情慾敘事模式，以及流離動線的多方鋪織，才揭示出真正的台北圖景及所內蘊的生命力。而白先勇的家國關懷，即在「少年」與「台北」的互相建構過程中，使得完整呈現。

現代的、邏輯性的思考，讓我對作品有了更進一步的解讀，此次論文的心得報告為我開展出文學領域的新視野。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若只是看完就算，之後，人依舊是人，書依舊是書，實在有負作者創作時的那份嘔心瀝血，讀者本身亦只是徒然浪費時間。常聽老師們說：「書是用來『讀』的，不是用來『看』的」，我想，已漸能體會其中之意，「看書」只是走馬看花，所得到的感受瞬間即消失，而「讀書」卻是讀到箇中滋味裡了。能在字與字之間的空白之處看到字，那才真是讀書，也才真能領受由文字的鋪排所流露出的種種情感與驚喜，當一位優秀的創作者並不簡單，若要成為一個「真正的」閱讀者，亦非易事啊！

## 生活筆記

### 謝偉碧的生日禮物--個人油畫創作展

期刊組 施麗珠

人出生後，就習慣慶祝「生日」這個特別的日子，一方面慶祝新生，另一方面也對在這一天為我們受苦的母親表示感恩。小瓢蟲畫室的主人謝

---

<sup>2</sup> 見吳璧雍，〈樂園的追尋--試論《孽子》〉，《文星》第 104 期，1987 年 2 月。

偉碧，訂 2004 年 1 月 17 日到 1 月 29 日在台中市文化局一樓舉辦個展，這次個展的時間因為離她的生日不遠，所以她就以慶生的心情，來籌備這次具有特別意義的展覽。

這幾年偉碧的生活已和藝術融和在一起，雖然藝術的創作過程是孤獨的，但她卻沉浸其中而樂此不疲，所依靠的就是一股對藝術的熱愛，除了教畫之外，其它的時間就是創作與學習。她的畫作內容都是隨處可見的景物，取材來自日常生活令她感動之處，藉著各種繪畫的素材，如油畫、細沙、木屑、雕塑等來創作。

偉碧為了籌備這次個展，將心態調整為零，拋開一切熟悉的技法、素材等，重新找尋新的繪畫素材與組合，拋棄以往胸有成竹的做法，只跟著感覺走。影響她最深的是俄人康丁斯基(《點線面》的作者)一句名言：「視覺的感動來自經驗的累積」，更謹守著對恩師林天從的叮嚀：「永不放下手中的筆」，步步為營，抓住剎那間的感動，藉由手中的筆轉變為永恆。

這次展出的作品中，印象最深刻的有幾張水彩人體速寫，從構圖到下筆，中間還得調色，沒有相當的實力是無法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的。另外，她還嘗試作一系列小型仙人掌雕塑模型，當我看到這些由鐵絲、發泡劑、沙子做表面肌理的仙人掌，就好像看見舞者正在隨風起舞的姿態，線條十分的有韻律感，令人視野一亮。在油畫作品中，有一幅題目為「出讓房間」，讓人印象深刻，畫作地點是東勢三山國王廟內廁所的一隅，藉著光影的變化及色彩交疊的應用，希望人們在任何一個空間，都能像畫中一樣，隨時保持清潔的狀態，留給下一位使用者一個乾淨的空間。

偉碧從「拾勤畫會」的聯展到第一次個展，一路走來，不僅考驗了自己的能力，而且也挑戰自己對藝術的耐力。欣賞偉碧的畫，其實也是分享她的成長過程，從寧靜的景物，看到了歷盡滄桑的成熟韻味，也好像走入百年的古城，望眼都是歲月與生命成長的痕跡。從偉碧這次一系列的作品，讓人感動的是近 15 個月作畫的時間裡，她鍥而不捨的堅持求新、求變的想法，讓心靈一直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，不斷去追尋「感覺」的態度。而這次藝術自我追尋之旅，不僅在創作過程中得到了快樂的感覺，同時她也發現到自己處理畫作的能力增強了許多。對偉碧而言，這次個展真的是給自己一份特別的生日禮物。